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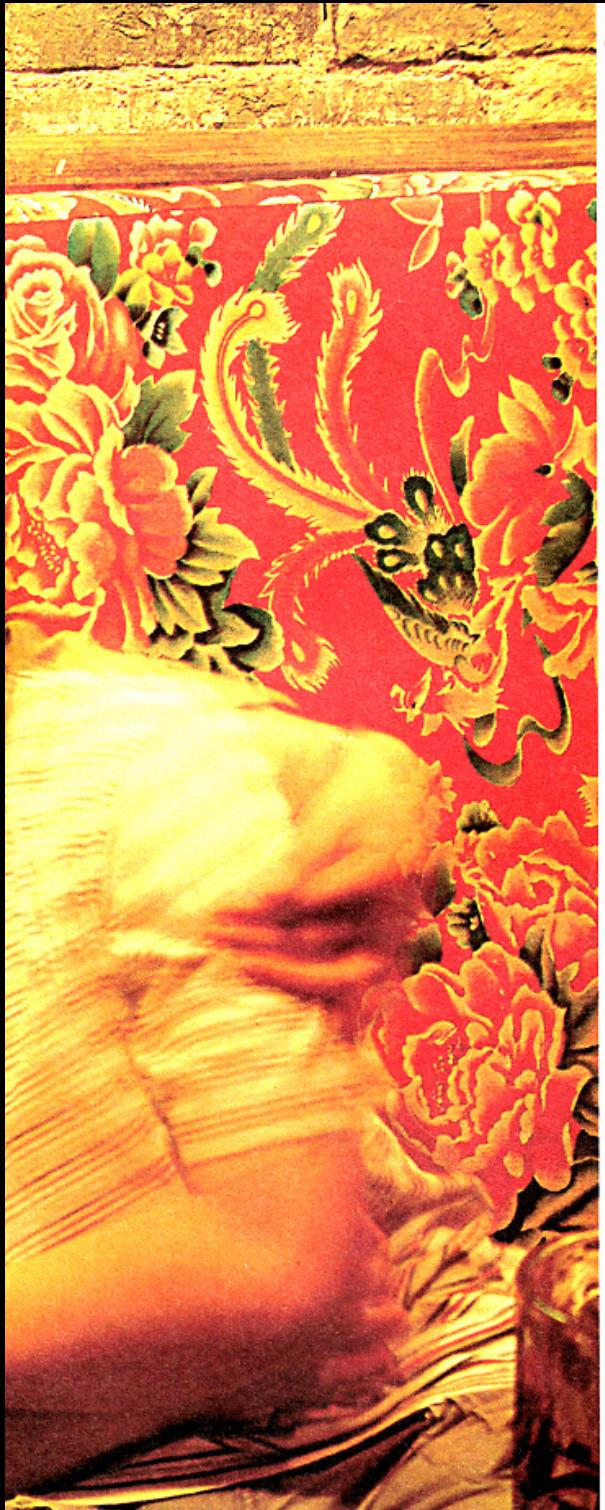
PHOTO: 高鹏

东方数据

CAMP

# 背叛坎普

王柳



陈冠中在今年第四期的《万象》上，写了一篇《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据说这是“很久没有见到过的有趣的文章”。据说之前的几个月，正好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在国内热读，因为其中的《坎普札记》(Notes of Camp)，使她在1960年代一举成名。所以我读《反对阐释》的时候，首先看的就是《坎普札记》。说实话，我没有看懂，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引用的CAMP作品，我都没有读过。后来才看的陈冠中，看到“北京长安街上和往机场路上的一些单位的巨型建筑，如绿色小屋顶的国旅大厦”这句，终于似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CAMP。后来，又翻到“Kitsch(刻奇)”这页，“刻奇”是生日贺卡、手机铃声音乐，快餐厅、旋转寿司、金曲合辑、老外穿唐装旗袍、胸前的领袖章、脸上洋溢的幸福神情、一幢洋房两部车的中产形象……哦，原来这就是Kitsch，嘿，9月28日的中秋节VS十一黄金周又要来临啦。

CAMP：“古有关云长全神贯注下象棋刮骨疗毒，今有我零零漆聚精会神看A片挖骨取弹头。”

Kitsch：未来的世界就在我的手里，在我一们一的手里！

人人都说拉萨好。

做女人累，做名女人更累，做成功的名女人最累。

我就喜欢！

CAMP：非常卖力的、戏剧化的、夸张的，走样的，让严肃者和殚精竭虑者有点儿无所适从的。

Kitsch：让人相信的，让人宽慰的，让人鼓起勇气迎接新的一天以及新的一天的朝阳的。

CAMP：总是达不到目的，略有闪失，未尽其功。

Kitsch：可以一定程度的达到目的，到达不假思索的浪漫。

虽然CAMP和Kitsch各自有鲜明特征，但是要想用媚雅和媚俗将CAMP和Kitsch严格地分开，是不容易的，用王尔德的话来说：“给一个人戴上面具，他就会对你说实话。”而现在的事物，是不止带一个面具的。不是说1960年代比2046年单纯，而是像桑塔格那么严肃的知识分子，如果活在本地，也许会被CAMP的。所以我放弃做这道选择题。如果硬要我选择的话，我只好选择TO CAMP，如果要给这个选择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昨天。

## 广州

CAMP CAMP 地·牙佬佬

### — TO CAMP 和 DO YEAH,

假设市政工程请人在市中心仿古罗马广场周围雕刻6只小天使，假设雕刻小天使的美工叫陈兴发，人称阿发。阿发是勤奋好学的人，像齐白石业余时间画瓜类一样，业余时间研究文艺复兴。他在6折书店的《世界名画欣赏》中记住了拉斐尔这个名字，从此《西斯庭圣母》就成了他的座右铭。现在，每逢节假日，饲养员便从笼中放出几百只白鸽，其中的几只驻留的地方，就是陈兴发的小天使的头部和胳膊。虽然没有人记住阿发的名字，但是他感到非常满足，他积累了十年的心血，甚至送了鲍鱼给包工头，才终于获得这样一次机会。因为长时间的仰头，阿发还不幸患上了永久性落枕。在秋风飒飒中，他不断打尿震，为的是能够多一秒钟时间，继续打磨小天使的一根发丝。过了十年，阿发死在天使脚下。可气的是，仿古罗马广场上要建超市，小天使沦落废墟，竟然有人将它拣走，拼好，沾好，放在华丽的、有雕花栅栏的花园里，旁边配一株修剪成贵妇狗的植物。这种人，被称为to camp的人。to camp在《坎普札记》的原文中，指的是“做坎普”，即明明知道这样做是很坎普的，但是还要故意做出来。做坎普的人，是“坏坏的”，自诩比别人知道多一点点，而嘲讽那些不知道的人。

做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粤语里比较to camp的说法是do yeah，它来源专供“生理生”看的色情电影中的“oh yeah”。对性爱有较高要求，追求个性，而不屑于这种商业叫春的人士，喜欢用do yeah来替代传统称谓中的严肃和刻板，以显示自己并非总是在床上，或者床的正中央摆好姿势。越是貌似正统的教授，越是使用do yeah，而不是“做爱、同房、房事”等词，越能显示他to camp的用心。

## 二 记忆碎片之五星级厕所

很高兴苏珊·桑塔格带来“camp”这种新感受力，而且过去四十多年，它仍然那么青春幼稚。

在我的广州记忆中，要说最难忘的，过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仍旧像camp这个概念一样，那么青春幼稚的建筑物，是现在已经被拆掉的一座五星级厕所。当年，这座五星级厕所座落在泥林屎影，水浑无沙的城乡结合地带。如果有人跳珠江，五星级厕所旁的小河就是他最终被人发现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河水通常不再流动。人们都亲昵地叫这条小河“大臭”。当时的五星级厕所，顶上镶着5颗彩色星星，用的是一等瓷砖，共有若干层，据说还有化妆室和沐浴室，别的厕所收费2角钱，那家则收1块钱。这个价值不菲的厕所旁边曾经最有名的宣传标语是“一年一小变，两年一大变。”厕所拐弯右转拾阶而上，是几家曾经非常著名的另类酒吧，以实验戏剧著名的水边吧，以地下摇滚著名的沙漠吧，和以文化人聚称的七星吧等等。那些年，华灯初上，五星级厕所门口，衣香鬓影，人头攒动，为的是夜露未尽的等待。对于不熟路、摸黑而至的飞机情人来说，五颗星曾经是多么耀眼的标识，五颗星下，又曾经上演过多少理还乱，扯不断的爱情故事啊！这栋代表着一种由 Kitsch 引发的 camp 建筑，为什么被拆掉？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迷。但是我想正如它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高尚的、符合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标准的如厕文化一样，它的初衷，也应该和此有关，现在那里是一块集东西园林艺术于一体的绿化地带。类似这样的绿化地带，在珠三角显而易见。

广州算是市民化的城市，但是谁说 NAT KING COLE 的歌不好听？谁说张曼玉的旗袍不好看？粗糙是不合时宜的。沙面的百叶窗、非洲木雕、墙上挂毡；TAKE FINE 的爵士乐；Wind Flower BAR 的紫色花房和酒瓶灯罩。墨西哥餐厅土著人墙画配鼓风机焰火。衣服要烫平，要皱也要皱成三宅一生的褶子。如果咖啡是散文，那茶就是诗。陈冠中先生说，中国是 camp 大国，确是有一定的道理啊。

## 三 新治区心野区

“白天看起来一栋很朴素的红砖小楼，一入夜便会散发一种特殊的魔力，现正狂受年轻一族的追捧。上个周末晚上12点的时候门口停的车已经排到了前面几十米处公交的车站。里面就真得像蔡依琳唱的“你和我的距离只差零点几毫米”，尤其是在那个拥挤的小“舞池”里，可别想放开了跳呢，但也有喜欢这种的，因为只要一动，前后左右撞到的都是美女啊！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高高在上的DJ里居然有一个爆炸头美女，看上去就让人“兴奋”哦！”这段网文出自广州市中山三路2号的一间叫“新治区”的酒吧。新治区是黑夜里闪闪发亮的萤火虫，也是蒲吧族心目中永远的“猪肉佬”。哦，原谅我这么说：

“小女本住在，大学城西边，家中有书又有碟，生活乐无边，谁知那新治区，垂下猪红珠帘，金色帐帏夜无眠，占我GRE又托福时间，我爷爷跟踪来，反被蜘蛛精扇一脸，我奶奶怨它抢占我心田，反被它诱进小舞池，跳完HIP HOP 又桑巴，跳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飞行于不锈钢玻璃楼梯间。小女身壮健，残命得留全，可怜爷爷他魂魄飞，要做少年郎，投胎转世间，为奴自作贱，一边勤读书，一边把心敛，发誓功名显，再去中山三，从此瑶池劲乐伴身边。”

新治区之所以能成为心野区，我想以下几种元素是必备的：

没有人游泳的游池

明式太师椅

仿龙床式的又宽又长的椅子

“阿弥陀佛”的牌匾和云烟

妖女磨幻之地库

不锈钢玻璃楼梯

金色薄纱帐帷

猪红珠帘

欧洲宫廷式的豪华沙发

民国的古老地板

拜占廷的玻璃窗

另外，新治区之所以成为心野区，是因为它实在是 camp 得不行了。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有什么比在 1948 年的老房子里，又跳舞又唱歌，又酣睡，更有诗意的事情呢？

## 四 例外的 camp

camp 并不总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它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王尔德出狱后穿的衣服——即使住在巴黎的一家廉价旅馆，他还是那么一丝不苟，爱美到死。比如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化妆。比如在电影《下一站天后》中徐徐降落下来的蔡卓妍。比如黄耀明化着浓妆扮演的天使……当“camp 是以一种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一种特别的风格，对夸张之物的热爱，对非本来的热爱，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时，camp 是让人感动的。难道有人会对友谊剧院的一场国际级的芭蕾舞团表演完全无动于衷吗？尤其是当她们把脚伸向头部时的优美弧度？简约主义设计师厌烦女人的流苏和身上的一百根羽毛，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地把身体功能化了。如果他们看过上好的 camp，广州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马可创立的品牌“例外”，为朱哲琴世纪初的一场演唱会做的服装，或者会改变观念。当然，对没有想象力，完全不 camp，也不 to camp 的人而言，那类服装是乔达摩·悉达多刚当上寺庙总管时穿的衣服，是《大话西游》里牛魔王妹妹的嫁装，是《第五元素》里的太空服，是有点让人怕怕的“黑寡妇”……（啊，请再次原谅我。）

注解

CAMP CAMP 地：1980 年代的香港，CAMP 这感觉通过《号外》开始渗入美艺文圈，周润发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个词，在他主演的一出喜剧片里加进一句对白：“CAMP CAMP 地”，但他指的是阴阳怪气，暗示同性恋，自此，“CAMP CAMP 地”变成时髦的词。——《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牙谜语：粤语中口水多过茶的意思。

## 北京 建筑

陈幻

国家大剧院

在天安门附近出现了一堆不仅和中轴线左右的建筑、甚至和全北京的建筑风格都极为不同的东西。这个全貌仍危险的停留在设计图纸上的国家大剧院，若能幸运地赶在建筑界群起而哄之之前竣工的话，恐怕就是全北京最 camp 的东西了。为了让该剧院更象一颗落在长安街上的大“水滴”，安德鲁（是创造这个 camp 奇迹的主角）设计师，主张用高额的费用搭建一个华而不实的蛋型盖子，观众席挖地三尺深入地下，周围被 5 吨的水包围，为了让人有恍若进入水族馆般的视听感觉（要不要在里面搭桥好象安得鲁正在考虑中）……形式超级的大于内容，甚至大于安全、实用。简直就是一个外国人站在全中国最肃穆的地方，为大家展示了一次他的梦境。若 camp 的核心之一是“非本来”，那这张设计图纸真是充满了对一个剧院“本来”的背离。正常的剧院，应该几乎只是适合随时跑出去的大屋子。安氏的设计令一次简单的音乐会泡在了昂贵的水里、并具有上了一定的危险系数。这都是我们需要为那个巨大的“水滴”和蛋塔付出的代价。

后海

如今的后海，如一个原本就中等姿色的老人，又乱戴上了些街边地摊儿买来的廉价首饰，确实叮当乱响。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去后海享受“自然风光”或是“人文气息”，我觉得都不恰当。难道那些蜂拥过去的文化中人，判断不出这里的可笑之处？也许大家正是为了那点“不协调、吊儿郎当”吸引而去，一种“模糊”的原因。

